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南郭秀才

東魯婚姻俗例，凡絲輿到門，女家必預繕一簡，名啟書，隨新嫁娘送去。其辭無非吉利語，即如蘇才、郭福、姬子、彭年之類也。有南郭秀才，本不羈士，因貧，館田舍翁某甲家。甲有女，字某乙子，婚有日矣。甲告秀才曰：「某粗鄙，不解文字，將以啟書浼先生。某固村，而親家亦非雅，請先生務去陳言，別翻花樣，說莊家本來面目，寫農人老實因緣，庶免雷同，敬求椽筆。」秀才曰：「善。子當以黃雞白酒，享我爛醉飽餐，看我揮毫灑翰，何如？」甲果如願以償。秀才作文曰：「伏以咬文嚼字，秀才當行；拙口笨腮，農人本色。冠既帶乎平頂，禮休重乎尖酸。恭維親家老哥，耕耨事業，樸實人家，築蝸牛之廬，黃垸當壁；鋪牡蠣之路，綠柳成行。陳穀爛芝麻，真是小囤尖而大囤滿；肥蔥嫩韭菜，不減南園棗而北園桑。槽頭喂板角之青，力能耕地；門前捏粉嘴之白，喊可驚天。而弟則徒守清貧，難期濁富。身穿四塊瓦，露後遮前；頭頂一盞燈，沒稜少緯。伸出去兩隻赤手，縮回來一對空拳。聞你家令郎，才讀詩書，即識一丁之字；愧我家大姐，甫知針黹，難堆滿面之花。幸逢月下老人，得配人間佳偶。伏願女知靜好，男解愛憐。孝順公婆，和睦妯娌。養兒做極大官員，改其門而換其戶；生女織許多布匹，長其財而肥其家。趁此良辰，圖其好事。行見三村五舍，牽來告朔餼羊；會看黃酒白燒，醉倒奔泉渴驥。五百年冤業，棒打不開；一肚皮牢騷，寫來好笑。臨啟雀躍，忭頌莫名。」

秀才書就，頗自負，甲聽其雜誦，亦為之首肯。詎乙與賀客傳視，莫不以為譏諷，且以「渴驥」句，比客為畜；以「冤業」句，視乙非人。乙大怒，朱陳會晤時，揮以老拳，遂致雀鼠。

適邑宰亦援例出身者，之無莫辨。見兩家爭訟甚急，窮執筆人，以秀才對。遂飛簽械至，與以夏楚。秀才不服，語侵長官，乃付廣文箝禁，據實申詳，以為興大獄矣。而上游矚之，狂笑不已，判牘尾云：「綴俗成文，不過秀才遊戲；小題大作，足徵縣主糊塗。夏楚枉及無辜，冬烘是其本色。而兩親家興訟，只為不通；百里侯申詳，何其多事。但啟書別樣，機趣橫生；當付彼廣文，為諸生逞才之炯戒。且罰汝薄俸，酬文人遭拍之冤刑。兩造逐回，一批絕倒。」宰奉擬，甚惶恐，而秀才亦搖擺出牢籠矣。懊儂氏曰：語云：「對不識字人，莫作才語。」讀書人不可不知。余向好弄筆，頻遭不韙之名，良由鄙夫俗子，知識雖鮮，而忌諱頗多也。昔有村學究，為東人書聯，有「老熊如鶴健」之句，東人大罵云：「僕即陋，何至比為老熊？」學究百辯莫信，遂致解館。噫，鼎彝珠玉，原不能執擔糞人辨其真贗耳。